

七律

紀行類  
宮室類  
時序類

述懷類  
宗族類

將相類  
釋老類

杜少陵詩分類集注

二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09  
23





文庫 17  
W109  
23



列杜少陵先生詩分類集註卷之二十二

錫山二泉邵寶國賢父集註

同邑最木過棟汝器父參箋

三吳雲望周子文岐陽父校梓

七言律

紀行類

恨別

洛城一別四千里胡騎長驅五六年草木變衰行劍  
外兵戈阻絕老江邊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  
日眠聞道河陽近乘勝司徒急為破幽燕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贈  
土岐善庵氏寄

010185191708





賦也洛城河南洛陽城公故鄉也胡騎安祿山史  
 思明之亂也變衰宋玉九辨草木摧落兮變衰劍  
 外劍閣之外江邊錦江邊也皆在四川草木句應  
 四千里兵戈句應五六年憶弟公弟有四穎觀豐  
 避亂他郡惟占從公入蜀河陽河南地名是年十  
 月司徒李光弼敗史思明於此幽燕河北州名思  
 明窟穴也○公棄官入蜀未得所依故以別為恨  
 因言在蜀去洛如此之遠胡人亂華如此之久當  
 草木摧落之時行於劍閣之外遂為兵戈阻隔而  
 老於錦江之上思家見月則不坐憶弟見雲則自

眠晝即夜立反其常者恨之深也因幸李公之取  
 勝靖亂則幽燕可平而洛陽可歸矣  
 曉發公安教月憇息此縣  
 大曆三年公移居公安冬深入岳陽此詩  
 作于其時  
 北城擊柝復欲罷東方明星亦不遲隣鷄野哭如昨  
 日物色生態能幾時舟楫取然自此去江湖遠適無  
 前期出門轉盼已陳迹藥餌扶吾隨所之  
 賦也不遲不久也鷄鳴人哭多在將且之時如昨  
 日言日日曉行所聞相同也生態有生之態能幾



時歎時光之易也。嗟然謂住無所戀也。無前期謂不知所止也。陳迹王羲之云俯仰之間已為陳迹。○此公將發公安而感時傷事也。故言早行而折聲將罷啓明之星亦不久而天且矣。鷄鳴人哭已如昨日之曉日復一日。光景迅速宜乎物色生態倏然而變也。令我乘舟遠去亦無定期。然此中回首已為舊遊之地。則亦不必戀戀於此矣。故隨所往。惟賴藥餌扶吾病軀爾。

述懷類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廣德元年正月甲申史朝義自殺其將李懷仙以幽州降田承嗣以魏博降。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謾卷詩書喜欲狂白首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使下襄陽向洛陽。賦也薊北即幽州指河南河北巴峽巫峽皆蜀地。巴在重慶巫在夔州襄陽屬湖廣北歸洛陽所經之道峽江狹而險故曰穿襄水順而易故曰下洛陽公故鄉田園在焉。○此詩言久客劍南忽聞收復之事悲喜交集當喜而悲者傷國家之土地失。



數事而始復也却看妻子俱存愁何在乎言不復  
愁也所以謾束詩書促裝圖歸而喜極如狂故雖  
自首不覺放歌縱酒便欲乘此春光作伴還鄉遂  
言歸途所經而至洛陽之神速此預道之言也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

江錦江如海勢言其平浸廣濶非謂洶湧

如海也

為人性癖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篇渾漫  
興春來花鳥莫深愁新添水檻供垂釣故著浮槎替  
入舟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遊

賦也渾漫興言無復着意驚人也新添新成也水  
檻草堂水亭之檻槎枯木替代也浮槎代舟好奇  
之事陶謝陶淵明謝靈運謝玄暉也令渠述作或  
述或作與已同也○此因觀水勢如海未暇長吟  
聊為短述故追感平生而自謂性癖工詩造語必  
欲驚人不然雖死不止然此杜身之事今則老矣  
所作皆漫興成之而寄語花鳥無用深愁遂言初  
作水亭以為垂釣之地不用渡江特以槎木代舟  
聊可自娛今水勢如海正可憑檻長吟而我老不  
能苦思安得有如陶謝諸公與我同遊而或作或



述也邪

撥悶

永泰元年五月公離成都下戎渝六月至

忠州

聞道雲安麴米春纔傾一盞即醺人乘舟取醉非難  
事下峽銷愁定幾巡長年三老遙憐汝捩柁開頭捷  
有神已辨青錢防顧直當令美味入吾唇  
賦也雲安縣名今夔州府雲陽縣麴米春酒名長  
年篙工三老柁工憐愛也捩柁對三老言開頭對  
長年言捷有神指其善用舟也青錢川人不以在

折一色見錢為青錢顧謂工賃直謂酒直當令與  
聞道二字相應曰聞道曰當令只是遙想以此撥  
悶耳○此題為撥悶而終始云雲安之酒蓋公在  
忠渝將往雲安故言聞其酒美思往飲之以撥悶  
懷耳因言乘舟而往以取一醉不為難事而銷我  
之愁定須幾巡遂呼舟師以為我之遙愛汝者正  
以善運舟而下峽也然今已備顧直之費當令是  
酒得飲以銷愁焉可也

愁

公自註強戲為吳體



江草日日喚愁生巫峽泠泠非世情盤渦鸞浴底心  
性獨樹花發自分明十年戎馬暗南國異域賓客老  
孤城渭水秦山得見否人今罷病虎縱橫  
興而賦也楚辭芳草生兮萋萋王孫遊兮不歸今  
江上之草日長而公未可歸故云喚愁生巫峽之  
水本非有情之物不能為我而必止其流故云非  
世情猶所謂沅湘日夜東歸去不為愁人住必時  
亦此意也水回曰渦底何也底心性不知人之愁  
也十年戎馬以安史亂十年也南國洛陽也天地  
晦冥故曰暗賓客公自謂也孤城謂夔州歲月淹

留故曰老渭水秦山在長安公故居也人民也虎  
縱橫以暴斂言所謂苛政猛於虎也○此公思歸  
而不可得故以愁自遣也言草喚愁生水無世情  
鸞浴花開自適其意皆所以感觸公之愁思也然  
其愁之所在則為兵戈十年不解身老他鄉未歸  
焉知此生得見故園山水與否今則民皆罷病而  
虐政未休歸期未卜安得不重其愁哉前四句愁  
之端後四句愁之實也

即事

天畔羣山孤草亭江中風浪雨溟溟一雙白魚不受



釣三寸黃柑猶有青多病馬卿無日起窮途阮籍幾  
時醒未聞細柳散金甲腸斷秦川流濁涇  
賦也草亭讓西草堂白魚鱗隱嵩山不仕有大  
夫不廉行惡一日見璘垂釣問曰先生今日得多  
少魚璘曰此池淺無巨鱗有白魚一雙長二三寸  
不受釣大夫慚而歸不受釣言不可得也三寸黃  
柑黃柑以三寸者入貢猶自青不可食也起與醒  
者公自况也細柳漢周亞夫屯兵細柳以防匈奴  
蓋此當時所吐蕃也濁涇出蜀地腸斷公見水而  
傷懷也○此公居於草堂賦景以自傷也言衆山

際天而草亭孤立其間江中風浪公乃獨登魚不  
可得柑未可食蕭索如此因自歎多病如猶如窮  
愁如阮籍而京師戒嚴臨水增悲也

峽中覽物

魯為掾吏趨三輔憶在潼川詩興多平峽忽如瞻華  
嶽蜀江猶似見黃河舟中得病攜衾枕洞口經春長  
薜蘿形勝有餘風土惡幾時回首一高歌  
賦也掾吏謂為司功三輔京兆馮翊扶風三郡潼  
關在華州華州屬京兆華嶽山在州東南黃河亦  
經州北而東俱在今陝西公故鄉也攜衾枕言舟



中得病而遷于客舍也長薜蘿言時之久也回首  
時公臥病雲安而舟下夔州回首望至潼關也○  
言我昔官華州今所憶者惟在潼關詩興之多故  
今在蜀瞻巫峽忽如華嶽見蜀江猶似黃河且以  
又病流移時物既變則形勝雖有餘而風土終不  
如中原之美故身存神往而惓惓於京兆也何時  
回首潼關而得詩興之多邪

暮歸

霜黃碧梧白鶴棲城上擊柝復烏啼客子入門月皎  
皎誰家搗練風淒淒南渡桂水關舟楫北歸秦川多

鼓鼙年過半百不稱意明日看雲還杖藜

賦也梧葉碧經霜則黃鶴不木棲當是鶴也此借  
言之客子非故鄉也入門句述所見與霜黃句相  
映搗練句述所聞與擊柝句相映首四句秋夜暮  
歸之景桂水指湘潭言關舟楫無濟川之具多鼓  
鼙時吐蕃未息京師防兵尚多也不稱意即關舟  
楫多鼓鼙之意看雲杖藜無可奈何而安之之辭  
○此公欲有所往而不遂故即暮歸之景及其到  
家之情以為言也因自嘆其欲行則無舟可濟欲  
歸則故鄉未寧所謂進退維谷者也又自傷晚年



未得稱意無可奈何則復杖藜看雲以自適而已

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

路亦為補遺在西省故稱曹長

江浦雷聲喧昨夜春城雨色動微寒黃鶯並坐交愁  
濕白鷺羣飛太劇乾晚節漸於詩律細誰家教去酒  
杯寬惟君最愛清狂客百遍相過意未闌

賦也水濱曰浦動微寒蓋夜經雷雨且心微寒並  
坐兩鶯三於樹枝若並坐然劇戲也鶯畏雨故交  
愁鶯喜雨故劇乾細密也清狂客公自謂也○公  
以陰雨而言其悶如此遂謂老年詩律雖漸工密

然忘形之交甚少惟路君愛已教去無厭焉若是

欲藉其酒以遣悶耳此題所以為戲也

咏懷古蹟五首

五首謂庾信宋玉昭君先王孔明也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三峽樓臺淹日

月五谿衣服共雲山羯胡事主終無賴詞客哀時且  
未還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

賦也支離出莊子語公走三川為賊所得又走鳳

翔故云然西南指巴蜀三峽巫峽西陵峽歸鄉峽

淹日月淹滯歲月也五谿雄構酉沅辰谿也在湖



廣辰州界其地悉蠻夷所居衣服異制皆繫執子孫也共與之共處也羯胡指安祿山無賴言其負玄宗之恩不可依藉也詞客公謂庾信信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作哀江南賦有云壯士不還寒風蕭瑟庾信因侯景亂自建業遁歸江陵居宋玉宅公之所謂古蹟者以此○此因江陵有庾信宅而言我支離東北之亂復漂泊於西南之中至今滯此峽中而雜處於蠻夷地險俗惡如此因追恨祿山事至終無所賴詞客哀時猶未得歸故即庾信之宅以重嘆之也蓋因蹟思人而傷其詩賦

哀切因人况已而知其古今同然者矣

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臺豈夢思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賦也宋玉歸州人歸州與夔為鄰境玉為楚大夫閔其師屈原忠而放逐作九辨其辭曰悲哉秋之為氣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風流以標格言儒雅以文學言亦吾師言其風流儒雅可以效慕非道德之師故曰亦也子秋以玉至公時言一灑淚以玉得同時師屈原而恨已不得同時師宋玉也



故宅王之舊宅在歸州雲雨臺在夔州空文藻嘆  
其人不在而文藻猶存豈夢思無復有賦夢思者  
也疑即疑宋玉神女之事○此因歸州有宋玉宅  
夔又有雲雨臺而言我深知宋玉有搖落之悲為  
其師也其風流儒雅亦可為吾師今帳望千秋一  
灑淚者蓋因蕭條異代不同時也遂嘆其江山故  
宅空存文藻雲雨荒臺豈復有賦夢思者乎且楚  
王行宮今已泯滅而舟人過此尚疑神女之事殊  
不知此跡因宋玉故宅而存豈眾人可知也哉蓋  
其跡之存否不在神女而在玉也

群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  
漠獨留青塚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  
夜魂千歲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賦也赴者會合順流之狀明妃避文帝諱故改昭  
君曰明妃荆州府有昭君村紫臺漢宮名北方為  
朔胡地為漢青塚單于既死子達立昭君謂達曰  
將為漢將為胡曰為胡於是昭君服毒而死胡地  
草白其塚獨青畫圖即延壽所畫省識不識而言  
省者婉詞也琵琶釋言推手向前曰琵琶却手向後  
曰琵琶即昭君怨○此因歸州有昭君村而言荆



門風氣畢會所以生長明妃其村尚在也方其自漢通胡棄紫臺而達於朔漠及其平也獨留青塚於胡地表死不忘漢之心遂嘆其為畫圖所誤死在胡鄉環珮亦空歸月下魂耳蓋其所鼓琵琶留傳到今怨恨分明於曲中論矣

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想像空山裏玉殿虛無野寺中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武侯祠屋常鄰近一體君臣祭祀同

賦也三峽巫峽建平夷陵界也先主耻關羽為吳所殺親東擊權復為吳將陸遜敗於猇歸步歸魚

復縣改名永安今其地在成都府奉節縣翠華天子之旗公自注曰山有卧龍寺先主祠在焉玉殿今毀為寺廟在寺東曰幸曰崩曰翠華曰殿尊昭烈為正統春秋之筆也巢水鶴見杉松為民不忍伐廟之古也走村翁見伏臘為民必奉祀祭之時也一體即元首股肱也○此因夔州有先主廟武侯祠而言蜀主窺吳而幸三峽其崩亦在于此故今翠華玉殿人懷念之有如在之誠因序其廟之古祭之時而及君臣一體之義焉可見人心之不忘矣



諸葛大名無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紆籌  
策萬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  
蕭曹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

賦也宗臣武侯為世所尊也三分漢魏吳也紆委  
曲也三分割據應時之權也一羽毛一猶獨也翺  
翔獨舉萬古仰望也指揮經畫也失略去也運天  
運也志決決于恢復也勞食少事煩之類○此因  
武侯祠而言孔明名垂天地而遺像肅然使人起  
敬蓋當時漢土分裂其籌策雖委曲未伸而其志  
則超越微妙真萬古雲霄一羽毛也於是指其為

伊呂王者之佐苟如其所圖則蕭曹霸功無足論  
矣奈何天運已移漢祚難復其志決于出師而身  
乃卒於行旅豈非軍務之甚勞乎抑亦天之所為  
也

蜀相

謂諸葛武侯當是上元元年作或以為  
次年春日也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映塔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  
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  
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賦也祠堂孔明廟成都府西南有武侯廟其柏武  
侯所植曰白曰空感慨之深也頻繁勤也開濟開



誠心布公道恢復中原也未捷孔明悉大眾與司  
馬懿對壘百餘日卒于軍也○此公初至成都訪  
武侯廟而賦之也首相問答祠堂所在次寫其幽  
寂之景且傷其人之不復見乃述先主為天下計  
而三顧之以見其出處之正遂言武侯為謀忠誠  
而嘆其功業之不就也

將相類

諸將五首

五首乃言天寶以來諸將之事此公秋至

雲安而作

漢朝陵墓對南山胡虜千秋尚入關昨日玉魚蒙葬  
地早時金盃出人間見愁汗馬西戎逼曾閃朱旗北  
斗間多少材官守涇渭將軍且莫破愁顏  
賦也南山終南山在長安胡虜謂安祿山千秋自  
漢至唐約有千年玉魚金盃殉葬之具蒙覆也昨  
日早時言速也西戎謂吐蕃及回紇入寇閃閃爍  
也北斗長安城名間安間也多少言多也材官武  
技之臣涇渭二水在長安西北○此懲創往事而  
言漢朝陵墓正對南山之固迄今尚遭胡虜大禍  
故殉葬之物一旦出在人間遂謂諸將見愁汗馬



以西戎之逼在昔太平之時亦嘗閃爍旌旗于北  
斗城中以享安閒富貴今當聚材官為要害之守  
豈可玩寇而破愁顏以為樂乎使其失守則吐蕃  
入關復有發掘之慘其責之之辭可謂峻且切矣  
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豈謂盡煩回紇  
馬翻然遠救朔方兵胡來不覺潼關隘龍起猶聞晉  
水清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昇平  
賦也三城韓國公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烽火十八  
里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天驕漢匈奴自稱  
天之驕子拔漢旌以漢言唐得諱君之法回紇白

奴之種朔方兵至德元載郭子儀以朔方兵討安  
慶緒回紇兵來助其後回紇恃功侵擾中國胡來  
即安史也潼關在長安東陝隘最險龍起即肅宗  
即位於靈武晉水在太原府唐高祖興王地今為  
安史所據至此而幸復清也至尊即肅宗也○此  
詩因回紇恃功侵擾中國而責諸將不能任君之  
憂也言昔者韓公之築三城正欲絕胡虜之侵中  
國豈謂反資其兵以為叛亂之援遂言祿山之來  
不覺竟踰絕險幸肅宗之興而不失舊物然猶使  
主君獨憂社稷以至資兵於寇如此則為諸將者



抑何以答其昇平之恩遇乎

洛陽宮闕化為烽休道秦關百二重滄海未全歸禹  
貢薊門何處覓堯封朝廷衮職誰爭補天下軍儲不  
自供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春農

賦也烽兵火也百二以二萬可當百萬兵也滄海  
謂南海薊即幽薊言天下之地南盡于海北盡于  
薊有謂山東河北者非是禹貢即大禹貢賦之書  
堯封唐高祖廟號神堯封封疆也言天下尚為安  
史餘黨所據衮職補謂天子龍衮故曰衮職補補  
其闕也王相國王縉也時王縉由侍中拜河南副

元帥○此詩責諸將擁兵冗食不能屯田以紓國  
用也言自安史之亂洛陽失守與敵為疆則秦關  
雖險亦不足恃而山東河北餘黨縱橫禹貢不供  
堯封難覓矣又况內任不能補衮職外任不能給  
軍儲言其叨相名而不盡相職也稍喜王縉臨邊  
務於休兵事農亦庶乎匡國之一助矣

回首杖桑銅柱標冥冥氛祲未全消越裳翡翠無消  
息南海明珠久窳窳錫曾為大司馬總戎皆捧侍  
中貂炎風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良翊聖朝  
賦也公在成都常北面京闕杖桑銅柱在南故曰



回首扶桑國名日出之地在碧海中故亦以南言  
銅柱馬援南征交趾立銅柱為漢之極界標表也  
氛祲妖氣也越裳在交趾南即周公時獻白雉者  
南海郡名明珠其土產也無消息又竄象者代宗  
時呂太一為廣南市舶使逐刺史張休而及故交  
趾珠厓之貢不來殊錫異賜也大司馬晉以王導  
討石勒詔加大司馬假黃鉞帝親戲於郊此殊錫  
也侍中貂侍中有惠文冠以貂尾為飾其總兵於  
外者又皆兼內任而補侍中之貂也炎風以極南  
言朔雪以極北言天王用春秋例大一統也此

因頌南未平諸將虛位而嘆無忠良之臣也因言  
回望扶桑銅柱尚為妖氛所蒙而南番貢珍又以  
強梗久絕則聖朝之輿圖有缺矣此正諸將之所  
當奮揚者也夫何今之號司馬者有之服侍中者  
有之寵渥數至而不思報國因復嘆曰普天率土  
皆為天子之地翊戴收復只在忠良之臣彼徒矜  
於服位云者能無厚顏耶

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正憶往時嚴僕  
射共迎中使望鄉臺主恩前後三持節軍令分明數  
舉盃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羣材



賦也錦江即濯錦江嚴僕射嚴武也是年四月薨  
中使將朝命者公為武幕下叅謀嘗共迎馬望鄉  
臺在成都北三持節武兩為節制鎮蜀一為刺史  
綿州數舉五言多暇也安危安天下之危也○永  
泰元年四月嚴武薨公遂去成都由巫峽而夔州  
追憶嚴武之賢也言自春至秋遠念嘗與嚴公共  
迎中使於蜀因言武受君恩屢為節度而其軍政  
明肅故得餘閒累有稱觴之樂然今既亡不可復  
見遂嘆西蜀地形為天下險須仗高材如武者方  
可鎮安耳若曰今無其人而遂致多事為諸將者

能無愧邪

宮室類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按大明宮即蓬萊宮其殿為含元元日冬

至受華夷萬國大明會即古之外朝也然

詳賈詩豈肅宗還京而又不時御之歟○

乾元元年春公在諫者作

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  
旌旗日暖龍蛇動官殿風微燕雀高  
朝罷香烟携滿袖詩成珠玉在  
揮毫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千  
今有鳳毛



賦也五夜夜以五為節起於甲止於戌又謂之五更箭漏箭即更籌九重天子之門九重春色喜容仙桃色之似也有引漢武帝啖西王母桃而有醉色者非也龍蛇畫于旌旗者燕雀巢于宮殿者絲綸禮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世掌謂賈至先世賈最由中書而除尚書今至賈至復知制誥也池鳳凰池謂中書省鳳毛宋書謝鳳子超宗有文辭補新安王常侍王之母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謂賈至能繼世美也○此詩首言五更之漏聲催曉天子昧爽視朝其時天

子和氣滿容以馬天色正明則見旌旗之動燕雀之飛有時和物育之象遂言舍人職近才高而又本其世官以美之也

宣政院退朝晚出左掖

按舍元殿之後有宣政殿謂之正衙朔望御之即古之內朝也左有東上閣門門下省在馬右有西上閣門中書省在馬公時為左拾遺隸門下省故出左掖掖傍之小門也

天門日射黃金榜春殿晴醺赤羽旗宮草霏霏承委



佩爐烟細細駐遊絲雲近蓬萊常五色雪消鷓鴣亦  
多時侍臣緩步歸青瑣退食從容出每遲  
賦也天門天子之門榜門扁也以黃金飾之赤羽  
旗旗畫赤羽所謂前朱雀也霏霏一云微微委佩  
曲禮主佩垂則臣佩委言佩委於地而宮草承之  
承受也駐遊絲爐烟停駐如遊絲也蓬萊官即大  
明宮天子正朝也常五色休祥之徵鷓鴣漢有鷓  
鴣觀在甘泉宮蓋借言當時之禁掖也亦多時日  
出春晴故雪消已久侍臣公自謂也○此詩公方  
退朝而作因叙向者在朝之事而及其退食之從

容也

紫宸殿退朝口號

按紫宸乃唐內使殿謂之上閣日御之即  
古之燕朝也

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香飄合殿春風  
轉花覆千官澍景移晝漏稀聞高閣報天顏有喜近  
臣知官中每出歸東省會送夔龍集鳳池

賦也昭容女官位正二品係九嬪唐制天子坐朝  
官人引至殿上後天祐間罷引雙瞻二官人引導  
柳輦升殿面內前行者花覆唐宮中多種花柳百



官班列其下淋景春日晴和故曰淋景稀聞謂紫  
宸內衙畫漏時刻必待外廷高閣之報以見內廷  
深邃也近臣知時公為未僚不得密侍故惟近臣  
知耳東省即門下省以其在東故也夔龍舜二臣  
名龍作納言實中書令之始會送唐時三省惟中  
書為尊故自紫宸退出左省必與三省群僚會送  
丞相至中書而後分散鳳池晉人以中書凝邃比  
天上鳳凰池○此詩大旨與前篇相類前言在朝  
之事未言退朝之事

題省中院壁

省即門下省

掖垣竹埤梧十尋洞門對雪常陰陰落花游絲白日  
靜鳴鳩乳燕青春深腐儒衰晚繆通籍退食遲回違  
寸心衮職曾無一字補許身愧比雙南金

賦也省中左右門曰掖埤皆墻也高曰垣低曰  
埤埤垣之副也以竹為之洞門謂門之相當洞深  
也對雪西北地寒春深猶有積雪也腐儒漢高帝  
對衆折隨何曰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哉註腐者  
壞敗言無堪任也通籍即仕籍謂為拾遺也唐文  
武九品以上每月送冊籍於引駕仗及監門衛凡



朝參奏事左監門判入右監門判出違寸心謂以  
年以諫諍自許今無所獻納故違寸心也南金荆  
揚之金雙則言其多也○此公不得志而題于省  
壁以自驚也故言其地陰森春寒尚有積雪是以  
白日靜而青春深老得一官思欲報效乃光景間  
度如此所以遲回出院者不遂其夙心也且言衮  
職自無少補則平時自許之重者果何謂邪

清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蠟炬殘永夜角聲悲自  
語中天月色好誰看風塵荏苒音書絕關塞蕭條行

路難已忍伶俜十年事強移棲息一枝安  
賦也悲自語自聞之自言之好誰看自見之自賞  
之皆無他人也荏苒侵尋也音書鄉書也伶俜行  
不正貌自孫山反至今凡十年遭亂之態蓋如此  
一枝安莊子鷦鷯所棲不過一枝○此公直宿之  
夕賦此以述懷也言府中深邃故清秋夜氣已寒  
獨宿不寐見蠟炬之殘角聲夜靜愈悲故自聞自  
語月色當空雖好故自見自賞獨宿之况如此得  
無悵然矣乎因言兵戈侵尋不已鄉書斷絕不來  
欲歸則關塞紆遠人烟蕭索不易行也自華州棄



官舍忍伶俜獨行十年矣而猶未歸所以勉強參  
謀幕府如鶴鷓且就一枝之安而已焉能鬱鬱久  
居此乎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廣德二年夏公以嚴武表為節度叅謀檢

校工部員外郎

幕府秋風日夜清淡雲疎雨過高城葉心朱實堪時  
落塔面青苔先自生復有樓臺銜暮景不勞鐘鼓報  
新晴浣花溪裡花饒笑肯信吾兼吏隱名  
賦也幕府嚴武之幕府淡雲疎雨故易散而晚晴

朱實果之赤者堪當也果已熟而又經雨故曰堪  
時落先自生府中塔潤不待雨而苔自生也銜舍  
也樓臺獨高夕陽倒影射之如相銜然報新晴鐘  
鼓聲亮則明日晴既晚晴則不必鐘鼓之報矣浣  
花溪即茅舍所在饒多也肯豈肯也吏官也吏隱  
雖為官而有隱之之心也○此詩直宿府中未出  
而作言此日夜秋風之清雲雨適散而天晚晴故  
即其果落苔生非以雨故正見雨不久而晴忽至  
也然復有樓臺之銜暮景不勞鐘鼓之報新晴當  
此時也草堂之花多矣我玩晴而不得出院殊不



知我雖在官而心在於隱誰信吾之兼吏隱哉此所以不能不興茅舍之懷也蓋以公大有不樂幕府之心明年正月果辭歸草堂焉

堂成

背郭堂成蔭白茅緣江路熟俯青郊  
檜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烟滴露梢  
暫止飛鳥將教子頻來語燕定新巢  
傍人錯比揚雄宅懶惰無心作解嘲

賦也背郭浣花溪在成都城外故曰背郭蔭覆也  
誅茅為之故曰蔭白茅路熟者公久寓成都寺中  
往來江路熟也檜木名不材止可充薪蜀地所宜

木籠竹蜀竹籬籠是也林高則葉吟風竹高則稍  
漏露鳥以將子故暫止燕以定巢故頻來揚雄宅  
在成都城內雄世以農桑為業草太玄以自守或  
者嘲之乃作解嘲○言此背郭堂成而覆以白茅  
景既幽約緣江路熟而臨青郊則可以為農矣其  
竹木陰翳可成佳趣飛鳥語燕皆因堂成而來故  
公欲定居於此又以揚雄自比而終不滿於雄也

卜居

公到成都節度使裴冕為卜浣花谿營草堂



浣花谿水水西頭  
主人為卜林塘幽  
已知出郭少塵  
事更有澄江銷  
客愁無數蜻蜒  
齊上下一雙鷓  
鴒對  
沈疇東行萬里  
堪乘興頃向山  
陰上小舟

賦也浣花谿在  
成都府城西南  
一名錦江主人  
謂  
裴冕萬里成都  
橋名在浣花之  
東山陰縣名屬  
浙  
江晉王子猷居  
山陰雪夜乘興  
訪戴安道造門  
而  
返或問之對曰  
乘興而來興盡  
而返何必見戴  
安  
道也○此詩公  
因裴為卜居而  
作也首言卜居  
之  
幽因言城郭之  
間人事繁雜卜  
居江上挹其清  
流  
可以銷公之愁  
遂即虫鳥之微  
亦相得而自適  
則

公之適意可知  
然亦未肯流連  
景物而已又將  
東  
遊萬里橋尋訪  
戴故事而效之  
也裴冕方為卜  
居  
而即想東行然  
則公豈懷居者  
乎  
狂夫

萬里橋西一草堂  
百花潭水即滄浪  
風含翠篠娟娟  
淨雨裊紅蕖冉冉  
香厚祿故人書  
斷絕恒饑稚子色  
淒涼欲填溝壑  
惟疎放自笑狂  
夫老更狂  
賦也百花潭即  
浣花溪娟娟美好  
貌裊裊也冉冉  
至而不絕貌雨  
濕乃見其淨令  
云風含翠篠娟  
娟  
淨是風中涵有  
雨意風送乃聞  
其香令云雨裊  
紅



蕙冉冉香是雨中涵有風意書斷絕言當道交情  
薄也色淒涼言早幼有菜色也老更狂嚴武每過  
草堂公有時不冠而見其狂可知已○此公因人  
以狂夫目已故自詠也言我於萬里橋西則一草  
堂百花潭水即為滄浪可濯纓以自娛又有竹之  
清蔭荷之遠香惟意所適何求於世哉然而厚祿  
故人莫之我與恒饑惟子莫之我賴至於一身亦  
將轉乎溝壑惟此踈放馬爾故亦自笑狂夫老而  
更狂也

野老

題取篇首二字如秋畫之類

野老籬前江岫迴柴門不正逐江開漁人網集澄潭  
下賈客船隨返照來長路關心悲劔閣片雲何意傍  
琴臺王師未報收東郡城闕秋生畫角哀

賦也野老公自謂也迴言曲也潭百花潭下下網  
也長路自長安至蜀路之長也劔閣在保寧府即  
四川棧道壁立萬頃下臨川江窮極險峻可以生  
悲片雲公自况也琴臺在沅花谿北即司馬相如  
卓文君賞酒之地東郡滑州也乾元二年史思明  
陷東京及濟汝鄭滑四州在今河南界內至德二



年玄宗行在子成都故稱城闕○此公在蜀極懷  
歸之情而言此江岸回曲其柴門不正者逐江勢  
而開也漁網客船江上所取有因柴門向江而見也  
然公豈鬱鬱久居於此哉故言自長安入蜀其途  
悠遠歷險生悲此身如片雲之浮無所依藉亦何  
意戀此琴臺第以故鄉猶亂未可得歸故聞畫角  
而哀傷也

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來堂上  
燕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

釣鉤多病所須惟藥物微軀此外復何求  
賦也江錦江親狎也須待也○此詩互言江村事  
事幽之意因言物遂夫幽間之惟人舒夫適情之  
樂第我身多病所待者惟藥物而已微軀尚欲填  
溝壑此外更復何求哉

赤甲

大曆二年春遷居赤甲山

卜居赤甲遷居新兩見巫山楚水春炙背可以獻天  
子美芹由未知野人荊州鄭薛寄書近蜀客郝岑非  
我鄰笑接郎中評事飲病從深酌道吾真



賦也赤甲山在瞿塘峽口巫山在夔州府巫山縣  
炙背列子云宋有田叟常衣緼縵過冬暨春自曝  
於日不知天下之有綿纈狐貉也顧其妻曰負日  
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美芹里有富  
室告之曰昔人有美菘菽甘泉董芹萍子者對鄉  
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蜚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  
之其人大慚公用其事不用其意言遷居於此得  
是炙背之樂美芹之味亦云足矣鄭審薛璩郝昂  
岑參皆公故舊非我隣不相近也即中無考評事  
崔評事道言也○公在夔峽之間新定所居姑以

炙背美芹自樂而繼以懷友之情嘆四公不得常  
相親近惟即中評事二人者得以接飲耳是以病  
猶深酌所以道吾之真情也

簡吳郎司法

公時移居東屯以讓西草堂借吳居之  
有客乘舸自忠州遣騎安置讓西頭古堂本買藉踈  
豁借汝遷居停宴遊雲石熒熒高葉晚風江颯颯亂  
帆秋郊為姻姪過逢地許坐層軒數散愁  
賦也客謂吳郎司法忠州屬四川重慶府遣騎公  
遣以迎吳也停宴遊自舟遷居草堂借與司法以



停止宴遊也雲石巫峽之雲石熒熒猶灼灼非高  
葉不見雲石之熒熒颯颯蕭瑟貌非亂帆不見江  
風之颯颯姻婭司法必公之姻婭故稱爲吳郎過  
逢謂公過而吳迎也地即草堂之地層軒堂前軒  
也○此詩首尾言借居之事謂吳郎自忠州而來  
我迎至灤西草堂居之因言初買此宅以其寬朗  
可藉以踈豁我之胸襟今借與吳郎停居而宴遊  
也遂叙其草堂秋景如此復言我來相訪却視爲  
吳郎之家仍許我坐於層軒頻來散愁也耶亦相  
謙之辭

又呈吳郎

堂前撲棗任西隣無食無兒一婦人不爲困窮寧有  
此祗緣恐懼轉須親即防遠客雖多事使捕踈籬却  
任真已訴徵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

賦也撲抹也親親縱之也遠客即吳郎多事多疑  
慮也真正也捕籬別嫌意甚正也訴寡婦訴也思  
戎馬思天下遭兵困窮如此婦者也淚盈巾惻隱  
仁惠之心也○此詩因公草堂前有棗樹隣婦得  
取以爲食及吳郎來居則此婦不敢至而吳又編  
籬以斷往來故公賦此囑之謂我堂前之棗向任



隣婦撲取者以其無子奉養也苟非困窮所迫此婦寧有此事只緣此婦深懷畏怯故轉須親縱使得安心取之今因吳即遠客寄居不敢來撲雖為多慮然吳使人編籬以別嫌疑意亦甚正第此婦昔嘗訴我以官府徵求之急貧至徹骨我因思四方多難如此婦者衆矣為之墮淚盈巾惜不能以兼濟况一婦人而可不任其取棗乎蓋所以勉吳

郊也

柏學士茅屋

柏名未詳或疑柏大兄弟乃貞節猶子也

碧山學士焚銀魚白馬都走身巖居古人已用三冬  
庚年以今開萬卷餘晴雲滿戶團傾蓋秋水浮塔溜  
決渠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頭讀五車書

賦也碧山學士梁天監中張彥不供學士職御史  
欲彈劾褒曰碧山不負吾乃焚章長嘯而去銀魚  
學士佩章蓋指柏學士白馬張湛常乘白馬善諫  
光武者却不進而退也三冬足東方朔年十三讀  
書三冬文史足用團傾蓋雲團如車蓋之傾溜決  
渠水溜如長渠之決勤苦得徐陵兄弟姪讀書指  
其書語人曰人之富貴必從此勤苦而得五車書



莊子惠施多方其書五車蓋言其極多也○此言  
學士棄官退居茅屋其年方少而進學不已可謂  
貴而能賢者也雲當戶而團裹其狀如傾車蓋水  
浮塔而急溜其勢如決長渠此指茅屋之景見學  
士能處幽寂也因勉學者言已貴之人猶開萬卷  
况欲求富貴者可不讀五車書乎

崔氏東山草堂

東山即藍田山又名玉山在長安藍田縣

東南

愛汝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鮮新有時自發鐘磬

響落日更見漁樵人盤剝白鴉谷口栗飯煮青泥坊

賦也鮮新即新鮮也鐘磬草堂所貯古樂器白鴉

谷在藍田縣東谷口出栗青泥縣南有青泥水坊

輜川別業在西○崔氏未詳何人東山其別業也

故道其草堂幽適而崔君自擊鐘磬以聽其古音

因言鐘磬之外無所聞漁樵之外無所見其幽靜

可知矣栗芹乃草堂待客之物何真率也未言給

事仕於朝者則閉門不入賓客何如東山草堂之

青泥坊 周末殺  
蕞弘于蜀血碧色  
入地化為碧玉數  
里內土皆青色故  
蜀有青泥坊



放曠蓋抑彼所以揚此也

覃山人隱居

南極老人自有星北山移文誰勒銘徵君已去獨松菊哀壑魚光留戶庭予見亂離不得已子知出處必須經高車駟馬帶傾覆悵望秋天虛翠屏

賦也老人星一名南極乃南方之星今覃山人隱居此地故云爾也北山移文齊書孔稚圭周彥倫隱居鍾山後彥倫應詔而出欲再過此山稚圭假山神作北山移文以却之徵君漢隱士名之曰徵君山人蓋嘗被徵不就故也獨松菊借陶潛松菊

猶存之意哀壑聲似哀也戶庭隱居之戶庭經經歷此山而隱也帶傾覆言有禍患也翠屏山名所謂哀壑者也○此公過覃山人之隱居而感之也是時山人已亡故言南極有星所以識多壽也而山人獨不得其壽北山移文所以譏不隱也而山人獨能終其隱然而無與勒銘者雖隱莫知其隱矣惟有松菊存於歿身之後哀壑存於庭戶之間而已因言我非不肯隱也奈此亂離之時竊欲匡濟不得已而然耳山人獨能知出處之分此正我之所願從者也惜乎世人高位重祿已寓傾覆



之憂知幾如山人者寧有幾乎故帳望秋天但見  
空山壁立已爾

題張氏隱居

李白傳少與魯中諸生張叔明等隱於徂  
徕山號竹谿六逸蓋公開元二十五年遊  
齊趙從李白因訪張氏

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澗道餘寒歷水  
雪石門斜日到林丘不貪夜識金銀氣遠害朝看麋  
鹿游乘興杳然迷出處對君疑是泛虛舟  
賦也丁丁伐木聲蓋詩小雅宴用友之意石門山

名在山東兗州上有二石東西相向下通人行到  
公所到也金銀氣敗軍敗國之墟下積金寶上皆  
有氣迷不知也出處謂所從來也虛舟莊子方舟  
而濬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喻  
人虛已以游世孰能害之○此公獨行春山以訪  
張君也言聞伐木聲而山更幽以寫求友之意春  
山而澗道猶寒冰雪未消之時公所踐履石門深  
窅斜照方來則公到林丘時因美張君內能清心  
寡欲故夜識寶氣外能遠害全身故與麋鹿遊我  
來見此幽居已恍然迷其出處及對其人則疑是



虛舟之泛言張君無心而已與之俱化矣

南隣

朱山人也

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未全貧慣看賓客兒童  
喜得食塔除鳥雀則秋水纜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  
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序音

賦也錦里成都府號錦城芋橡子似栗而小莊子  
狙公賦芻賓客公自謂也兒童喜因好客故兒童  
見慣而喜則則擾近人也兩三人同過訪者也○  
此詩首言朱山人隱居食力因言其好客不倦愛

物之誠真隱士之賢者也野航非小以秋水淺故  
少載耳未復以晚歸之事言之

宗族類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

天寶初荊州改為江陵觀公季弟也藍田

在三輔之內此詩作於大曆三年冬

汝迎妻子達荊州消息真傳解我憂鴻雁影來連峽  
內鶴鴿飛急到汝頭峽關險路今遠遠禹鑿夷江正  
穩流朱紱即當隨彩鷁青春不假報黃牛  
賦而此也真傳非虛傳也鴻雁有兄弟之序鶴鴿



有急難之義峽內巫<sup>峽</sup>之內沙頭地名在江陵郭  
外峽關即藍田關正險要處虛遠言杜觀已過其  
地也禹鑿巴東之峽夏禹所鑿穩流冬寒水落其  
流穩也此公自言出迎之途易也朱紱公嘗為郎  
賜緋故朱紱黃牛西陵峽中有黃牛山○此言遠  
行音問多虛况兵戈之際尤易妄傳今觀迎妻子  
既至江陵則所傳真矣又以二鳥為兄弟之比影  
來峽內言兄弟相隨也飛到沙頭言觀至江陵也  
峽關險遠今觀已過其地而寒江正穩公可乘舟  
出峽下江陵與觀會也故言盛服乘舟即往相見

新年不必觀報平安於峽中矣明年正月公果出  
峽

馬度秦山雪正深北來肌骨苦寒侵他鄉就我生春  
色故國移居見客心歡極提携如意舞喜多行坐白  
頭吟巡簷索共梅花笑冷蓋踈枝半不禁

賦也秦山在藍田界苦寒侵苦其侵肌骨也生春  
色生笑顏也藍田杜曲同在三輔故曰故國客指  
觀言如意器名執之以指揮者王戎好作如意舞  
白頭吟猶云白首放歌也索共梅花笑歡極無所  
告語也半不禁不能當此春色之半也○此言觀



自藍田衝雪而來肌骨苦于寒侵他鄉與我相就  
使一家有聚會之喜可見客心之厚矣故歡極而  
起舞白頭而長吟猶以為未足復索梅花共笑而  
梅乃初發尚不禁寒是其春色反不如我之生春  
色矣

庾信羅含俱有宅春來秋去作誰家短牆若在從殘  
草喬木如存可假花卜築應同蔣詡運為園頃似邵  
平瓜比年病酒開消福弟勸兄酬何怨嗟  
賦也庾信宅在江陵城北三里羅含為桓溫別駕  
以廨舍喧擾於江陵城西三里小洲上立茅屋而

居布衣蔬食晏如也公將定居江陵故云然短牆  
喬木指二宅而言假花雖無花亦可求假於人也  
蔣詡舍中竹下開三徑惟求仲羊仲從之遊為宛  
州刺史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比近也開消福為  
弟而開也○此又欲謀所居故令求庾信羅含之  
故宅而料理之如不可得自為營建當如蔣詡邵  
孚之宅可也若此則我雖病酒且開其禁相與勸  
酬以遂同居之樂矣

釋老類

留別公安大易沙門



公安縣屬湖廣荊州府大易僧之名汝門  
僧之通稱猶中國云息也言息欲而歸於  
無為也

隱居欲就廬山遠麗藻初逢林上人教問舟航留製  
作長開篋笥擬心神汝村白雪仍舍凍江縣紅梅已  
放春先踏鑪峰置蘭若徐飛錫杖出風塵

賦也廬山在今江西九江府周武王時匡谷先生  
兄弟七人隱於此因號匡廬山遠晉時僧惠遠姓  
賈氏見廬山清淨遂居焉公欲就者蓋託言也藻  
文辭也休上人僧慧休姓湯氏能詩僧以此大易

也問如問遺之問留製作留大易之製作也擬揣  
度也心神玄旨也雪凍梅春別時景物也鑪峰廬  
山西南有香爐峰相望二十五里飛錫舒州澗山  
最奇絕而山麓猶勝即誌公和尚與白鶴道人飛  
錫築室事出風塵飛錫止于香爐峰可以遠兵戈  
之地故曰出風塵○此公於大曆二年冬將發岳  
陽東遊作以別公安之僧也言已欲遠遊廬山近  
僧房以隱居乃於此地逢能文之僧如湯休者大  
易汝門也是僧頗來訪我於舟中得以留下其詩  
作而見其麗藻矣既藏其製作而珍重之又長開



篋笥而揣度之則大易之效旨不於我乎深契耶  
遂叙別時之景以見久相與而難於別者故語以  
先至廬山以作其居姑伺飛錫而來也

因許八奉寄江寧旻上人

江寧縣在今應天府上人謂勝行在人之  
上也公開元十九年遊吳越客此

不見旻公三十年封書寄與淚潺湲舊來好事今能  
否老去新詩誰與傳棋局動隨幽澗竹袈裟憶上泛  
湖船聞君話我為官在頭白昏昏只醉眠  
賦也潺湲流淚貌好事謂儒者之事猶浮屠文暢

喜文章也與從也袈裟釋服棋局泛湖公與旻公  
舊遊之事公時想罷拾遺矣○公自言別旻公已  
久故封書寄與極其感傷因問其舊時之好事與  
否我今雖有新詩誰為傳誦無如旻公之好事故  
也於是追述舊遊以見不忘旻公之意又託聞其  
言我官職尚在不知老倦終日醉眠無所發明矣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涪城縣在今四川潼川州西北有香積山  
并寺而官閣在焉

寺下春江深不流山腰官閣迥添愁含風翠壁孤雲



細背日丹楓萬木稠小院迴廊春寂寂浴鳧飛鷺晚  
悠悠諸天合在藤蘿外昏黑應須到上頭

賦也江涪江官閣迎官貴之閣迥遠也小院迴廊  
閣中屋也悠悠靜適意諸天釋家神像蓋言官閣  
則在山腰而貯佛之正殿則在山頂合在所謂合  
下便是者也上頭階常琮因煬帝游寶山問幾時  
到上方琮曰昏黑應須到上頭左右失笑帝曰漣  
古君子也○此言香積寺冠山俯江而官閣正臨  
流也此時春江不流風浪恬靜不應添愁公因久  
客梓州感時懷土所以遠添愁也因言山腰之景

陰森如此然寺以臨江故又即其靜寂之景而遂  
言諸天不遠即日須至山巔眺望亦可自舒矣

暮登西安寺鐘樓寄裴十迪

暮倚高樓對雪峰僧來不語自鳴鐘孤城返照紅將  
飲近市浮烟翠且重多病獨愁常闌寂故人相見未  
從容知君苦思緣詩瘦太向交游萬事慵闌吉壁切  
賦也雪峰即雪山在今四川巴縣僧來不語言其  
外已亦不足與語者鳴鐘釋書所謂衆集撞鐘是  
也闌靜也故人即裴迪詩瘦崔浩愛吟咏一日病  
起友人戲之曰非子病如此乃子苦吟詩瘦也慵



疎懶也○此時公寓西安寺而裴之所居不遠故  
言遠峰殘雪公倚樓相對之時天又將暮鳴鐘之  
僧不與公語但見遠城殘照近市濃烟無非暮景  
遂言已多病獨愁常闌寂者正以故而太從容而  
相見耳因諷裴以鮑詩之故而太疎交遊之情也

玉臺觀

中天積翠玉臺遙上帝高居絳節朝遂有馮夷來擊  
鼓始知羸女善吹簫江光隱見龜鼉窟石勢參差鳥  
鵲橋更有紅顏生羽翰便應黃髮老漁樵

賦而此也中天周穆王臺名指玉臺也松柏重布

曰積翠玉臺上帝所居上帝天帝絳節朝言群仙  
皆朝也馮夷水仙河伯羸女女仙秦穆公女弄玉  
隨鳳升仙者擊鼓吹簫比觀中道士奏音樂者隱  
見隱而復見也參差不齊貌烏鵲橋七夕烏鵲填  
河成橋以渡織女寫其臺前之景非謂裴翹壁上  
之景也漁樵公自謂也○此言玉臺觀之為仙境  
且描寫其景如此遂言臺內有脩煉飛仙之人而  
公遂欲居此以老焉豈有是理哉

時序類

即事



暮春三月巫峽長島島行雲浮日光雷聲忽送千峰  
雨花氣渾如百和香黃鶯過水翻翅去燕子銜泥濕  
不妨飛閣捲簾圖畫裡虛無只少對瀟湘島音沓  
賦也島島明顯貌百和香漢武帝時月支國進百  
和香鶯畏濕故飛回燕喜濕故魚礙飛閣公所居  
之閣言飛狀其高也圖畫裡言乍晴乍雨暖氣薰  
人鶯燕往來凭闌寓目真如圖畫也虛無空濶也  
○此即峽中事而有懷荆南其欲出峽之意切矣

暮春

卧病擁塞在峽中瀟湘洞庭虛映空楚天不斷四時

雨巫峽長吹萬里風沙上草閣柳新暗城邊野池蓮  
欲紅暮春鴛鴦三洲渚挾子翻飛還一叢  
賦也擁與壅同壅塞非病也緣病壅塞其身不得  
一出游也峽巫峽瀟湘洞庭俱在湖廣岳州府虛映  
空空天也不得出游則江湖之勝虛在彼處映天  
而已夔州為南楚蜀邛嶲山後四時常無晴日稱  
為漏天巫峽多風故曰長吹草閣在夔城公所建  
也夔州地暖暮春而蓮已紅叢聚也○公又欲挈  
家南下故言阻病峽中則江湖徒存虛勝且值久  
雨長風使人鬱悶如草閣野池之景聊可遣懷又



為風雨所阻曾不如鴛鴦之得自適也

曲江二首

曲江在陝西西安府漢武帝所鑿其水曲折如嘉陵江故名唐都西安以曲江為勝境都人遊賞莫盛于上巳中和節或賜宴

臣僚於此此詩公為拾遺在京師時作

一片花飛減却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唇江上小堂巢翡翠花邊高塚臥麒麟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

賦也飛此一片花減却青春色古語也翡翠水鳥

堂無人則來巢苑謂芙蓉苑在曲江西南麒麟塚

上石獸無主焉故毀也○此公志有不行故因傷

春暮而感人事也言花飛一片已減春色而風飄

萬點之多豈不令人愁乎且經眼而欲盡者花也

惜花而自遣者酒也豈可厭酒之傷多哉况乎觸

目感懷無非廢跡而物理無常如此則人生亦須

行樂耳何必浮名之絆身也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酒債尋常行處

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穿花貼蝶深深見照水蜻蜓款

款飛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



賦也典衣言貧窶也酒債孫權叔孫濟嘗欠人酒  
債尋常八尺曰尋信尋曰常猶言長短然亦俗語  
之常不必拘於數目以對下句七十也七十者稀  
古語時公年四十有七深深有翩翩隱見之狀款  
款有上下往來之狀○此亦上篇之意公言日日  
典衣沽酒盡醉而歸蓋以酒債到處可有人生七  
十稀有其穿花蛺蝶深深而初見點水蜻蜓款  
款而又飛言春欲去而夏將來也傳語時人使知  
人生與風光共為流轉難得而易過者也可暫相  
賞而莫相違蓋亦留春之辭云爾

曲江對酒

苑外江頭坐不歸水晶宮殿轉霏微桃花細逐楊花  
落黃鳥時兼白鳥飛縱飲久拚人共棄懶朝真與世  
相違吏情更覺滄洲遠老大徒悲未拂衣

賦而此也苑芙蓉苑坐不歸者無意緒也水晶蓋  
狀宮殿之清明指宮殿在江頭者言霏微烟霧貌  
吏情宦况也滄洲神仙之境遠情况遠也拂衣王  
獻之為人高邁不羈幼年觀門生擣蒲曰南風不  
競門生曰此郎於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怒拂  
衣而去○此公亦以志不得行而作也言久坐不



歸實無意緒但見江頭宮殿深香而花落鳥飛物  
態自若愈添人之無緒且北朝廷迷眩而小人同  
群也遂言我今縱酒已掃為人所棄其懶朝者真  
與世態相違自慚牽於薄宦更覺滄洲之情為遠  
奈何老大不能見幾徒自悲傷不能拂衣而去也

曲江對雨

城上春雲覆苑牆江亭晚色靜年芳林花著雨燕脂  
落水荷葉風翠帶長龍武新軍深駐輦芙蓉別殿謾  
焚香何時詔此金錢會暫醉佳人錦瑟傍  
賦也苑芙蓉苑雲覆苑牆雨意不絕也江亭曲江

之亭年有四時以春為芳靜年芳者無遊人也行  
水草相連而生故曰翠帶龍武新軍至德二載始  
并置此軍是詩作于明年故曰新芙蓉園在京城南  
內苑夾城入園中有殿曲江又連芙蓉苑駕常遊  
幸亦有殿故曰別殿謾急忽也金錢會開元間於  
中和節賜百官宴錢於曲江合宴并賜大常教坊  
樂金錢即銅錢佳人妓也錦瑟以錦囊盛瑟也○  
曲江本為勝遊之境公因對雨而賦其所見之景  
寥落如此因嘆此時遊幸之輦深駐而不復出別  
殿待駕之人急忽而不焚香皆雨之所阻也然則



何時錫宴於此而醉於聲樂之旁乎是時京師新  
復庶事草草無復開元遊宴之盛故公託對雨以  
傷之也

多病執熱奉懷李尚書

執囚也囚困於熱也李尚書李之芳

衰年正苦病侵凌首夏何須氣鬱蒸大水森茫炎海  
接奇峰砒兀火雲升思霑道暘黃梅雨敢問宮恩去  
井水不是尚書期不顧山陰夜雪興難乘

賦也鬱蒸熱氣似甑之蒸大水江也森茫大水貌  
炎海南海奇峰夏雲多奇峰砒兀山峰貌暘暑病

即消渴症黃梅雨湘江四月有熟梅雨行道之人  
多望之玉井水瑯琊有玉井水厚文餘漢明帝九  
龍殿前玉井綺欄唐制百官賜水而公嘗為左拾  
遺當與賜水之列期不顧前漢陳遵嗜酒嘗取客  
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時詔刺史奏事過  
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霑醉突入見遵母叩  
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乃令從後閤出山  
陰夜雪即王猷訪戴事夏日不赴而云夜雪興難  
乘此不言熱而反言之也○公多暘病而江陵熱  
蚤故深苦之此時惟思人有時雨之霑無復已有



賜水之望乃遂言有懷尚書而興難乘馬爾

蚤秋苦熱堆案相仍

七月六日苦炎熱對食暫食還不能每愁夜中自足  
蠅况乃秋後轉多蠅束帶發狂欲大叫簿書何急來  
相仍南望青松駕短壑安得赤脚踏層水

賦而此也對當也蠅全蠅陰夜毒人蠹蠅青蠅汗  
穢之蟲仍重疊也層水北方有層冰萬里堅厚百  
尺馬融夏夜直館如坐甑中謂同舍曰安得赤脚  
踏陰山之層水也○公自拾遺論房瑄貶官華州  
任掾曹去省掖而居州廨本不勝其抑鬱又值蚤

秋苦熱故當食欲飡而還不能又愁夜則足蠅晝  
則多蠅以此時未清平而饒人眉極也遂言不勝  
煩冗而欲避去盖有棄官之志矣

秋興八首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  
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  
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興而賦也玉露秋露蕭森蕭條也江指巫峽言寒  
指巫山言兩開謂經兩秋開也他日指已往言一  
繫謂殆終繫此思鄉之情故園指襄陽洛陽○時



公臆舟以俟出峽當秋感興而作也言露凋楓林  
則秋深而氣肅因指其所見而言峽江之間波浪  
蹴天楚塞之上風雲匝地將閉塞而成冬矣因嘆  
久客於此他日見菊之開嘗所揮淚始終心在故  
鄉而身繫舟中繫身即所以繫心也况備衣禦寒  
處處皆急而白帝城邊有猶然者無衣之感又切  
于懷安得不形諸咏嘆哉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三聲  
淚奉使虛隨八月槎畫省香爐遠伏枕山樓粉堞隱  
悲笳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

賦也每依瞻依之依北斗長安上直北斗故曰北  
斗城有謂南斗者非是蓋夔城不與南斗相直也  
實下古詩巴東三峽猿聲悲猿鳴三聲淚沾衣昔  
聞其語而今則實下淚矣八月槎用張騫事謂昔  
人乘槎有時而返今我歸期未卜故曰虛隨畫省  
省中以粉畫者漢官儀尚書郎入直給女侍史二  
人執香爐以從公嘗為尚書員外郎也遠遠也伏  
枕謂今抱病在夔故與畫省香爐相違遠也粉堞  
城上女牆飾以堊土故曰粉牆隱痛也笳聲鳴咽  
聞之而悲痛月映洲前謂適見日斜忽看月出感



慨之久不覺移時且傷光陰迅速也○此感晚景  
而言我於夔城當日斜孤三之時每瞻北斗則思  
長安在于其下欲歸而不可得故聽猿聲實至淚  
下而奉使乘檣今為虛度遂傷多病去官旅寓於  
此但聞笳聲為可悲耳又言光陰代謝如此其速  
豈不尤可悲哉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還泛  
泛清秋燕子故飛飛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  
事違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  
賦也暉日光江樓夔州府臨江有靜暉樓翠微山

氣青縑色再宿曰信泛泛無所止也飛飛猶未歸  
也匡衡漢元帝時上疏極言時政上悅遷光祿大  
夫公嘗論房琯忤旨幾被戮辱此功名不如衡也  
劉向與衡同時帝使講論五經於石渠閣公嘗待  
制於集賢院召試文章送隸有司此傳經不如向  
也同學同習學者五陵皆豪貴所居為衣馬馳騁  
之地○此亦感秋晚而言千家山郭皆靜朝暉我  
則日在江樓以坐翠微於是即其所見之景因思  
抗疏而功名不如匡衡傳經而心事相背劉向自  
傷命薄如此因嘆不惟不如衡向而且不如同學



之少年是故重嗟清秋之寂寞也

聞道長安似奕棋百年世事不勝悲王侯第宅皆新  
主文武衣冠異昔時直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馬羽  
書遲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

賦也奕棋一局一勢互有勝負百年言自祿山之  
亂至於代宗時朱泚亂之吐蕃陷之言其久也王  
侯二句言其似奕棋也直北言虜之北隴右關輔  
之地防河北群盜并回紇也振奮也征西征吐蕃  
也羽書揀羽於書取疾速意傳兵報也魚龍以秋  
日為夜秋分龍蟄寢於淵也○此詩專為長安之

變因秋有感而懷思也故云長安聞似奕棋迭相  
勝負而百年之內有不勝悲者如王侯則委棄奔  
竄而第宅皆為他人所有文武則僥倖濫進亦復  
向時勳舊衣冠况直北之警方急征西之報又遲  
凡此數者皆可悲也豈非似奕棋乎今秋江之上  
魚龍亦已藏蟄我乃反不得歸曾物之不如也因  
重思故國平居之事愈不勝其悲矣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玉  
母東來紫氣滿函關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  
聖顏一卧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照朝班



賦也蓬萊唐時宮名即大明宮受外朝者南山終  
南山承露金莖漢武帝作承露銅盤柱高二丈  
上有仙人掌取露與玉屑飲之號金莖露莖柱也  
即通天臺招仙人候神人者王母列子周穆王升  
崑崙丘賓西王母觴于瑩池又漢武時王母降承  
華殿紫氣函關令尹喜周大夫善天文望見東來  
有紫氣曰應有聖人過果遇老子明皇晚好神仙  
故公借漢為喻雉尾殷高宗有雉尾之祥章服多  
用翟羽唐緝雉尾為扇未朝兩兩相合帝出便開  
龍鱗袞衣上有龍章幾回猶云幾度青瑣宮中門

名點猶廁也謂昔為拾遺時也○此感長安之官  
殿而言故首曰唐天子坐蓬萊宮正對終南山而  
承露銅柱竦立空中西則望王母自瑩池而降東  
則望老子入函關而來又言宮中受朝儼若神人  
之見未乃自嘆我今獨卧峽江忽驚秋至因思在  
昔幾度立於朝班而今不復覩矣可勝惜哉

瞿唐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烟接素秋花萼夾城通御  
氣芙蓉小苑入邊愁珠簾綉柱圍黃鸝錦纜牙樯起  
白鷗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賦也瞿唐峽在夔州曲江在長安素秋秋屬金金



水號素瞿唐曲江雖遠萬里而秋氣蕭索止一色也花萼樓名明星文愛兄弟故建此樓芙蓉苑近曲江通御氣天子行於夾城中故云通御氣也入邊愁謂吐蕃陷京師也珠簾昭陽殿織珠為簾風至則鳴如珩珮之聲綉柱綉帷為黃鵠之形以圍柱此指樓言牙檣以象牙飾帆檣此指曲江言起驚起也歌舞地即曲江之所秦中即長安周秦漢陪皆都焉○此感曲江之廢而言瞿唐曲江相去萬里風烟相接同一蕭索遂述其初極富貴遊賞之盛而今乃若是令人回首良可惜矣然秦中自

古為帝王所都必非篡竊所能依據我安得而不思歸哉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闌塞極天惟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賦也昆明池在長安西南昆明國有滇池方三百里漢使通身毒國為昆明所蔽武帝欲伐之作昆明池以習水戰諸國俱在令雲南交趾叟織女池左右有二石人作牽牛織女以象天河又刻石為鯨每至雷雨鯨常鳴吼鬣尾皆動虛夜月動秋風



極荒落之狀菰即芟白其中黑者為烏鬻秋結實  
為菰米墜粉紅蓮初結實花蒂褪落故墮粉紅烏  
道言山高徑窄惟鳥可過江湖謂瀟湘洞庭漁翁  
公自謂也○此感昆明池之廢而言武帝欲征昆  
明而為池以習水戰則其旌旗尚可想見者今織  
女無復天河之象石鯨無復雷雨之興惟有菰蓮  
雜生其中當秋凋謝而已嘆池水之荒廢為武備  
之不脩致胡羌內入而長安屢陷也故卒乃託於  
蜀道險阻不可以歸如江湖滿地風波我但一漁  
翁漂泊其間曷勝悲哉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峯陰入漢陂香稻啄餘鸚鵡  
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佳人拾翠春相問仙侶同舟晚  
更携綵筆曾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

賦也昆吾地名御宿州名紫閣峯終南山之別峰  
漢陂水名皆在長安昔公自長安而遊漢陂必道  
經昆吾御宿及至則見峰陰入陂所謂半陂以南  
純浸山者是也香稻碧梧鸚鵡鳳凰倒用文法問  
遺也仙侶同舟用李郭仙舟故事晚更携忘歸時  
也彩筆江淹夢人授五色筆自是文藻日進公自  
況也干氣象干歷漢陂之氣象○此感漢陂不得



返舊遊也言由昆吾御宿邊迤而至於漢陂惟見  
紫閣峰陰倒浸陂間遂賦時物之變遊人之多如  
此因思已彼時弄筆以干歷氣象尚擬飛騰而今  
乃白首在峽吟望於漢陂何其低垂而不能奮飛  
邪

登高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無邊落木蕭蕭  
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  
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盃  
賦也迴旋也落木蕭蕭寫其聲也不盡不舍晝夜

也長江滾滾寫其勢也宋玉悲秋馬卿多病公自  
况也常作客則見無家獨登臺則見無侶繁多也  
潦倒老病停止也○此亦悲秋而言風急天高則  
秋氣蕭而猿嘯哀矣渚清沙白秋江冷而鳥去迴  
矣及登臺之所見者惟落木無邊長江不竭無非  
粧點秋色之凋傷焉耳又客於萬里之外使我多  
病登臺悲秋對景其為艱難潦倒甚矣安得不添  
白髮而停酒盃乎

秋盡

秋盡東行且未迴茅齋寄在城隈籬邊老却陶潛



菊江上徒逢袁紹孟雪嶺獨看西日落劔門猶阻北  
人來不辭萬里長為客懷抱何時得好開

賦也公自成都再至梓州故云東行茅齋即浣花  
溪草堂少城城外小城張儀所築在成都大城西  
陶潛采菊東籬郡守王洪送酒輒醉飲而歸江錦  
江袁紹孟漢劉松袁紹為避暑飲雪嶺成都西有  
雪山又曰西山獨看言家不在也劔門劔州劔門  
縣有梁山一名劔山時吐蕃入寇劔門有兵防禦  
尚未通北人也○此詩言別茅齋而東行秋已盡  
矣暑已退矣故老却東籬之菊空遇江上之酒孟

表自晦也此時雪嶺無人可到但可望西日之落  
而已劔門防守西北不通而公且東行未擬回也  
因言久客遠方亦所不辭但客中殊無好况其情  
亦可悲矣

十二月一日三首

今朝臘月春意動雲安縣前江可憐一聲何處送書  
鴈百丈誰家上瀨船未將梅蕊驚愁眼更取椒花媚  
遠天明光起草人所羨肺病幾時朝日邊

賦也臘者接也新故相接之謂又歲終祭神之名  
春意動楚地冬煖故二陽之月而春意先至也送



書鴈用蘇武故事百丈巴水接竹為纜以牽逆流  
之船號曰百丈瀨灘也送書鴈上瀨船江可憐之  
景也椒花臘夜令人持椒卽并傍無與人言內椒  
井中除瘟病此公預言也媚順也遠天即蜀中遠  
塞之天此公隨寓而安以自順適也明光殿名漢  
王商借明光殿起草作制詰公嘗為左拾遺起草  
于此故追言之肺病公有消渴疾日邊帝都也  
言今朝臘月春意動矣而此江為可憐者何處送  
書之鴈誰家上瀨之船也蓋公正思鄉下峽故有  
所感如此遂言愁人之眼梅蓋未驚遠塞之夫椒

花更媚因憶昔日在朝文未動人而嘆今之衰病  
莫能朝帝都也

寒輕市上山烟碧日滿樓前江霧黃負益出井此溪  
女打鼓發船何郡郎新亭舉目風景切茂陵著書漢  
渴長春花不愁不爛熳楚客惟聽棹相將

賦而此也雲安冬蒸地煖故寒輕而烟碧霧映日  
故色黃瓊州府奉節大昌二縣有益井其俗以女  
當門戶多販益自給何郡郎謂商賈也晉周顛避  
亂宴飲新亭嘆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漢  
司馬相如家茂陵善著書有消渴病公留峽中不



還長安若周顛然公即病峽中若相如然故以二  
事自喻夔州為南楚故公自謂楚客聽從也將送  
也時公厭在雲安舟中明春果移居夔州郭○此  
承上篇而作亦即雲安縣前之景也言此風氣民  
俗之惡故自嘆避亂卧病於此遂期明歲發春而  
舟送往夔也

即看燕子入山扉豈有黃鸝歷翠微短短桃花臨水  
听輕輕柳絮點人衣春來準擬開懷久老去親知見  
面稀他日一盃難強進重嗟筋力故山違  
賦也即速辭猶云即日即刻豈有豈不有也翠微

山腰見面稀在故山也一盃獨酌也故山故鄉長  
安之山○此承上章而言既臘則春至故燕鶯花  
柳舉集目前準擬對此春光開其懷抱亦已久矣  
只愁年老而親知故舊在家鄉者凋謝見少則與  
與同玩此佳景耳是以他日蕭然獨酌實難強進  
故嘆衰老遠違故鄉雖及春來懷抱終不能開而  
重自悲傷也







